

和平島

葉甫格尼·彼得諾夫著
章 其 譯

中南科學出版社

約瑟夫·小雪柯彼斯先生——大商人，六十五歲。

雪柯彼斯太太——他的妻子，五十九歲。

巴美娜——他們的女兒，年青的小姐。

艾加多·勒比爾契伯爵——她的情人。

阿圖爾——雪柯彼斯先生的兒子，年青人。

斯泊桑太太——他們的大女兒。

羅拔·斯泊桑——她的丈夫。

老雪柯彼斯先生——龍鍾老人。

詹姆士·雪柯彼斯先生——海軍上將。

愛蘭士·A·古特曼——陸軍上校。

費連克·蘇英列——小雪柯彼斯的秘書。

馬依克洛福特——僕人，老頭子。

奧列亞尼——醫生。

卡當先生——牧師。



凱特玲·摩里桑——女管家，四十五歲。

巴巴先生——日本輪船船長，老頭子。

馬洪羈勒——小民族國王。

雪夫里斯先生——『每日郵報』新聞特派員。

私官，雪柯彼斯家中的僕人們。

故事發生於我們的時代。

第一幕

小雪柯波斯先生的家庭，是一座古老舒適的房子，靠近倫敦。一個大客廳。一個壁爐。一座樓梯。一張小桌子，幾張安樂椅，幾把沙發。隔着那些到花園裏去的玻璃大門，可以看見冬天的景緻。

馬依克洛福特上。跟着他後頭——是一個手抱着一捆柴火的男僕和女管家。

馬依克洛福特：放到這裏來。

男僕把柴火丟到壁爐旁邊就走出去。

女管家：馬依克洛福特，您已經不是年青人了，您自個兒把暖爐生着火是辛苦的。爲什麼您不要馬依克爾或者森他們來生火呢？

馬依克洛福特：（一面把柴火丟到爐子裏）。我生這個爐子的火已經有三十年了。這三十年我從沒有一天偷懶過。（他把一瓶葡萄酒放在小桌子上，輕輕地把安樂椅推近過來，把一些雜誌放到小桌子上去）。自從雪柯波斯先生發生了『這件事情』的

時候起，雪柯波斯太太只准把一些滑稽的雜誌來代替報紙送給他了。

女管家：反正是一樣。自從雪柯波斯先生發生了『這件事情』的時候起，他就在那些滑稽雜誌裏找尋到他所需要的東西。假如一個男人有什麼東西充塞了頭腦，你就莫想用什麼方法來幫助他。昨天雪柯波斯太太在自己房間裏哭了一天。這我知道的呀。要是我是他的妻子……

馬依克洛福特：（溫和地）。凱特玲，您不要說廢話了。

女管家：這是我說廢話嗎？

馬依克洛福特：（溫和地）。您，凱特玲。

女管家：不，我永遠也不嫁一個男人。他們都是野蠻和不體貌的。

馬依克洛福特：可憐的男人呀！

女管家：自從雪柯波斯先生發生了『這件事情』的時候起，全家人都瘋了。馬依克洛福特，您也是一樣的。

馬依克洛福特：（溫和地）。您又失落一根繡針了。我不能在整個屋子裏去拾撿它們的。（遞給她一根繡針）。

女管家：謝謝。您是非常可愛的人。（休息片刻）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我甚至不知道想些什麼。

馬依克洛福特：（溫和地）。凱特玲，為什麼您要想呢？您從什麼時候起開始想的？

女管家：（痛心地）。我不知道我們的古老的房屋。就是這，馬依克洛福特，是這一間倫敦最好的房子。永遠都是這樣安靜，尊嚴的房子。我不想說出關於雪柯波斯先生任何一句不好聽的話，但這房子發生這樣的印象，好像它裏面躺着一個死人。而這一切都是因為雪柯波斯先生發生了『這件事情』。

馬依克洛福特：雪柯波斯先生有的是錢，他要怎樣過就怎樣過。

您看，您又失落一根織針了（他指著她的臉孔。走出去）。

二

雪柯彼斯太太上。這是一個年老的，非常優雅的太太。一個有果斷性和有權力的女人。

雪柯彼斯太太：醫生還在那邊嗎？

女管家：（會意地和憂鬱地）。是的，太太。（更憂鬱地）奧列亞尼醫生還在那邊。他還在書房裏。

雪柯彼斯太太：當他出來的時候，就請他到這裏來。

女管家：好的，太太。（憂鬱地）當奧列亞尼醫生從書房走出來的時候，我就請他到這裏來，太太。（更憂鬱地）奧列亞尼醫生一離開雪柯彼斯先生，我就立刻告訴他，雪柯彼斯太太請他光臨這裏。（沉重而示意地嘆息）。

雪柯彼斯太太：昨天的報紙還沒有拿來嗎？

女管家：（莊嚴地）。馬依克洛福特已經把它們撿掉了，太太。（意味地）他把報紙放在暖爐裏燒掉的。

雪柯彼斯太太：為什麼不把收音機拿出去呢？

女管家：馬依克洛福特在早上想這麼做的，但雪柯彼斯先生剛好走進房間裏。（非常憂鬱地）他走進房間裏，於是馬依克洛福特就不敢把收音機拿出去了。

雪柯彼斯太太：好的。但今天一定要這麼做。

三

一婢女拿電報上。

雪柯彼斯太太：（讀電報）『我準八點鐘到詹姆士』。我一點也

不明白。(把電報交女管家)當醫生離開雪柯波斯先生的時候，您就把這轉交給他。

女管家和婢女下。

四

電話鈴響。

雪柯波斯太太：(拿電話筒)。哈囉！親愛的，你好。什麼？啊，當然，我很高興。小孩怎麼樣？羅拔怎麼樣？怎麼，他也來麼？約瑟夫請他在八點鐘來麼？他拍了一個電報麼？不，沒有什麼事發生，我，最低限度，一點也不明白……我們這裏真奇妙。一個華麗的冬雪的日子。我等着你們，再見。(掛上聽筒)。我一點也不明白。

五

醫生進。

醫生：他是完全健康的。當然，是有點神經。但難道您現在可以在歐洲找到一個神經完全正常的人麼？

雪柯波斯太太：我不知道，但我有這樣的感覺，他的病很嚴重。

醫生：心是健全的，肝臟的位置正常，肺部，腎臟，脾臟都比任何年青人好。由這一切判斷他是健康的，我甚至可以說是壯旺的。當我到他面前的時候，他說：『我明白我的妻子』，他順從地接受檢查。

雪柯波斯太太：醫生，我非常抱歉，我打擾了您。(她做出要和他分別的動作)。

醫生：雪柯彼斯先生請我留下來。他說八點鐘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對我說。現在只差半點鐘。假如您允許，我就等候。

雪柯彼斯太太：這樣您不是可以到花園去溜躑躑麼？您還沒有到過我們底冬季的花園吧？（旁白）噢，假如他只決定了……（他們走下）。

六

約瑟夫·小雪柯彼斯先生進。他是一個瘦長的，六十五歲的人，穿著舊式的大禮服。他鬚髮銀白，然而臉目光彩腴紅。在衣鈕上搖蕩着金鼻眼鏡。

雪柯彼斯先生：既無味道，也無色彩，又無氣味。而且無論什麼防毒面具也不能幫助的。既無味道，也無色彩，又無氣味。上帝，幫助我做那些我需要做的事吧……既無色彩，又無氣味……

他走到收音機旁，把開關扭轉。接着坐在安樂椅上，把葡萄酒倒在酒杯裏。收音機開始響着。在收音機播送的時候，馬依克洛福特，女管家，雪柯彼斯太太和醫生從各處跑到房間來，但是，他們害怕驚擾雪柯彼斯先生，大家都停留在門邊，整時地窺探着。雪柯彼斯太太憤然地向馬依克洛福特指着那收音機。馬依克洛福特尊敬地聳聳肩膀。

收音機的聲音：電報通訊社傳，蘇台德區情勢已極度緊張。在這個事件上，假如列西曼使團不能使捷克斯拉夫和德國媾和，戰爭便會一觸即發。接近外交部的人士認為，在目前，蘇台德區已成為一個火藥桶了。火引一接近到它，整個和平就落空了。

昨天下議院舉行國外政治問題討論。對於反

對黨工黨賀浦金上校代表所提出的一個問題，即問政府是否明白，英國婦孺已感受空中轟炸機底嚴重的危險底威脅，張伯倫首相答覆，這他已很明白。

電報通訊社傳，有一個瑞士神父已發明了一種炸彈，這炸彈能炸穿任何防空壕和摧毀三合土深達二十米達，之後，以可怕的威力爆炸，使二百米達周圍以上所有的生物遭受滅亡。

目前英國舉行的演習顯示，有效地對抗轟炸的航空大隊還沒有可能。內政部正擬定婦孺從各大城市撤退的計劃。

昨天美國有一架令人神往的，新的轟炸機示威。這飛機有每小時飛行六百公里以上的速率，其行動可達一萬公里，並且有八噸的炸彈載重量。

雪柯彼斯先生：好大的載重量！（他從椅子上跳起來。所有在門口窺聽的人都消失了）。

收音機的聲音：日本的飛機轟炸漢口。結果，這些殘暴的轟炸機炸死三千以上的和平的居民。

法國已完成重砲的現代化。它的火力已提高兩倍。

雪柯彼斯先生：好猛的火力！（手抱着頭）。

收音機的聲音：現在請聽樂曲：『防毒面具中的愛情』（愉快的音樂開始）。

雪柯彼斯先生神經質地在房間裏跑。接着他把收音機關閉了。

七

馬依克洛福特上。

馬依克洛福特：愛蘭士·A·古特曼。

雪柯彼斯先生：請他到這裏來，馬依克洛福特。

馬依克洛福特：有一份電報給您，先生。（走下）。

雪柯彼斯先生：（讀電報）。『看上帝的面，在沒有跟叔叔但尼愛勒底靈魂商議（即問卦——譯者）之前，你無論什麼也不要計劃。我準八時到，父親』。
（把電報放在桌上）。

八

愛蘭士·A·古特曼上校進。他穿着一件襤褸的英國軍官的制服。是個老頭子。在胸前——掛着一些勳章。有一隻眼睛戴着獨目鏡。

上校：約瑟夫，我收到您的電報，我特別來早些。發生什麼嚴重的事嗎？

朋友們互相熱烈地握手。一起坐在安樂椅上。

約瑟夫先生：愛蘭士，您記得我們最近的一次會談麼？

上校：當然，我記得。

雪柯彼斯先生：就是這。我決定了。您等一會，等一會！（離開座位）我明白您告訴我的一切。但我請求您回答我一個問題。請您說，專家，飛機的炸彈是否能夠炸穿防毒的避難壕，這個壕是我根據您的藍圖在花園裏建築的？

上校：我想是不可能的。

霍柯彼斯先生：我也這樣想過。但今天我却不是這麼想，因為今天已確有這樣的炸彈，對於這些炸彈，我的防空壕看來只是一個障礙物而已，就像一間茅草屋似的。但這都是小事。我決定了，您明白，我是從來也不變換自己的決定的。

上校：約瑟夫，您想過了自己的家庭沒有？您的家庭有什麼表示嗎？

霍柯彼斯先生：我想過家庭沒有！我做這，不是爲了自己的家，是爲了誰呀！愛蘭士，您是知道我的，我不是懦夫。我是個老頭子，我什麼東西也不要。但我還要拯救他們，不管他們反對，或者甚至他們自己不願從自殺的水中跳出來，我也要拯救他們。今天我的妻子請了一位醫生來看我。她，當然，認爲我是個神經病的，認爲我還沒有消失滑稽感情的，這有點使我生氣。但我忍住了，冷靜下來。鐵一般的冷靜——現在這對我是需要的。呵，愛蘭士，請您老實告訴我，我像個神經病的人嗎？

上校：唔一唔，這是一個奇妙的問題。您是我的朋友，約瑟夫，我希望全世界都成爲這樣正常的，思想健全的，積極的人們，像您一樣的。

霍柯彼斯先生：我是正常的人，而且是文明的。那些發明所有這些炸穿三合土的炸彈，和既無味道、又無色彩，也無氣味的毒瓦斯的人才是神經病者。既無味道，又無色彩，也無氣味。我不能夠把所有這些人禁閉在一間神經病的屋子裏。他們非常之多，整個世界老早就已瘋頑了。那些神經病者支配着全世界，他們瘋狂到這種地步，認爲現在希望不屠殺

任何人，而期望平靜地呼吸空氣，愛戀自己的生活，晚上喝飲葡萄酒，閱讀良好書籍的普通人是一個神經病者。這樣的神經者我倒能夠熱心承認。是的！我是個狂妄的瘋子，希望在家中渡過自己的風燭殘年，而不是在防空壕裏，而且死也得壽終正寢，並非尸體殘破。先生，理解我吧！

上校：（慎重地）。我非常瞭解您的和平主義。我自己也是一個和平主義者。但我得請求您只注意一點，約瑟夫，您要活在現實的生活裏。您一定要想清楚。世界永遠站過，站著和將來一定站在力量底合理的應用上。問題不是在武器是一件有害的東西，而是在它用之得當。您想，假如沒有武器，就沒有大不列顛帝國。假如沒有武器，野蠻人就統治世界了。只要世界存在，戰爭就會存在。而將來還存在的，因為只有戰爭才能給予判定最有力量的，也是最聰明的民族，這民族理所當然地要統治世界。壞的不是武器的存在，而是英國的軟弱，我們顯得太軟弱了，我們在偉大的戰爭之後極力地摺衷和失去世界的領導。但這原可以改正過來的。而這必須改正，但並不採用和平主義。生活也就是生活，約瑟夫。大家怎麼樣活著，您就怎麼過活吧。他們不比我們聰明也不比我們更蠢。給我倒一小杯酒吧。

雪柯彼斯先生：（斟滿上校一杯酒）。不，不，一切都不是這樣，這一切都是偽善，偽善。這些論據我聽過千百次了，但我聽過他們千百次的那些論據，完全都不能使我同意他們。第一，大不列顛帝國之成立並非由於武力，而是由於商業，我告訴您，假

如世界上沒有武器，大不列顛帝國不是更弱，而是更強。第二，所有這現在我感到絕對平等。我滿足的，是我內心感到自己是一個正直的人，天保佑，我有着充分的機會做事是因為理智暗示着我。我不能夠改變現存於世界上的制度。特殊的制度。因此，只有一條路——離開這些制度，不向他們投降，從這些制度中救出我自己和我的家庭。（上校微笑。）您為什麼笑？

上校：離開這制度！約瑟夫，您是一個理想主義者。我自己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，但——但是……一切都一定有其範圍的。

雪柯彼斯先生：是的，當然，一切都一定有其範圍，生活就是生活，政治就是政治……（提高聲音）力量就是力量，殺人就是殺人……（叫喊）合理的政治，合理的力量。請您讓我說完吧！合理的屠殺！合理的犯罪！合理的瘋狂！這一來就可以隨便說了！（安靜下來）請原諒我，愛蘭士，我有點激憤了。

上校：真誠的說話，您是個好青年，約瑟夫。我也是這樣的。

雪柯彼斯先生：到我這裏來，我準備了一切資料。

他們站起身走到門口。巴美娜進，這是一個年青的小姐，穿着晚服。跟她一起的是艾加多·勒比爾契伯爵——年青人，穿着燕尾服。

九

巴美娜：古特曼先生！我的老上校！晚安，爸爸！（吻父親，上校握着她的雙手，握着它們）。

勒比爾契：（和雪柯彼斯先生請安）。好嗎，先生？

巴美娜：我來介紹，我的忠實的老朋友——愛蘭士·A·古特曼上校，我的新朋友，崇拜者——艾加多·勒比爾契伯

辭。

勒比爾契：（向上校）。您好，先生？

巴美娜：我們大家都到柯文卡爾登去。今天是德史妮唱曲

雪柯波斯先生：請你原諒我，親愛的，我忘記了預先告訴你。今

天你不能到劇院去。今天八點鐘，我需要你。

（轉向勒比爾契）您，伯爵，係家裏最親近的朋友一樣，我也請您留下來。

勒比爾契鞠躬。

巴美娜：爲什麼呢，爸爸，難道不能改在明天麼？

雪柯波斯先生：事情非常嚴重（與上校下）。

十

勒比爾契：今天天氣真好。

巴美娜：您是說真心話麼？

勒比爾契：天氣不頂冷。晚上可以觀望小小的飄雪。雪在近幾天會不融化的。

巴美娜：真有趣，您能夠有這些卓越的觀察。

勒比爾契：我從收音機那裏聽來的。

巴美娜：現在請您還說別的什麼吧。

勒比爾契：（苦惱的中止之後）。您知道，巴美娜，我和您的雙親談過話，他們告訴我，他們很高興，說我……說我們……（苦惱）。

巴美娜：什麼？

勒比爾契：我和您的雙親談過話，他們贊同我的……唔一唔一唔……我的行動，是對於那……唔一唔一唔……對於那……唔一唔一唔……

巴美娜：（嬌聲）。我不明白。

勒比爾契：我和您的雙親談過話，他們沒有反對……唔一唔……就是他們無論什麼也不反對我們的……唔一唔……這是什麼？

巴美娜：這大概是我們的凱特玲底織針吧。您把它放在桌上。

勒比爾契：……就是他們同意我對您的態度底行動。

巴美娜：什麼行動？

勒比爾契：您會知道的，因為我不止一次……

巴美娜：請您再說一次。

勒比爾契：（深沉的呼吸）。我對您懷着一種感情……唔一唔……愛情。

巴美娜：您在談什麼？

勒比爾契：是的。

巴美娜：您愛我嗎？

勒比爾契：（高興地）。是的，是的，正是如此。我想對您再說一次。假如您也一樣……唔一唔一唔……是互相的……唔一唔一唔……表明對我的態度，就是說，互相的，我（急速地）跟您到天涯海角（輕鬆地嘆息）。

巴美娜：為什麼您，是意大利人，不會說意大利話呢？

勒比爾契：我的先父是真正的意大利人，但我的先母是美國人，而我是……唔一唔一唔，這樣說，我在美國生長，但我在英國受教育和唔一唔一唔……總之，在英國受教育。

巴美娜：現在請您還說別的什麼吧。

勒比爾契沉默着，懇切地望着巴美娜。

巴美娜：我要桃子。

勒比爾契：（急忙跳起來，像被螞蟥咬了一樣）。二十分鐘後您

就一定有桃子的！（跑出去）。

十一

巴美娜（一個人）：非常漂亮也非常優。

十二

費連克·蘇英列上。

費連克：雪柯彼斯先生在家嗎？他叫我八點鐘帶全部財政結算來的。

巴美娜：他在家。和上校一起。

費連克：我們的老先生想什麼？

巴美娜：不知道。但是，看來，是有重大的事。

費連克走近巴美娜身邊，沉默地擁抱着她和吻她。

巴美娜：您濫用我的愛情。

費連克：（窺望着）您對的。請原諒我。沒有這樣的苦惱可和我的比較了。要戰勝這樣高貴的東西，像您一樣，要服務您的愛情，而又沒有任何可能絕對地把握住您！呵，請您告訴我，有沒有比這更為淒涼的事呢？

巴美娜：不知道。

費連克：怎麼辦呢？

巴美娜：不知道。

費連克：您要嫁這個白癡嗎？

巴美娜：不知道。

費連克：我剛才遇見了他。他像瘋子一樣飛跑出了大門口。您叫他買什麼鳥乳嗎？

巴美娜：只是買桃子。

費連克：巴美，怎麼辦呢？

巴美娜：不知道。我愛您，費連克，我要做您所愛的一切。我什麼也不怕，什麼人也不怕。我走到了父親面前，不會罵我猶豫不決。您說，要做什麼，我就做。

費連克：我不知道。

巴美娜：您看。

費連克：我憎恨世界，在這個世界裏愛人們不能結合。我憎恨世界，在這個世界裏不斷地要做你不想做的事情，甚至誰也莫名其妙的事情。是誰要，我，一個天才的地質學家，在您的父親大商家門下充當一名秘書呢？是誰要，我，不去探探對於整個人類必需的，在地下深藏着的寶富，而走來從早到晚計算您底敬愛的父親底財富呢？是誰，是什麼惡魔，什麼鬼怪要我，費連克·蘇英列，因為在地球上得到最偉大的幸福——您的愛情，而成為一個不幸者呢？

巴美娜：不知道。

費連克：您會跟我走麼？

巴美娜：立刻就走。

費連克：好的，但到那兒去？

巴美娜：不知道。

費連克：我每星期從您父親手上領得五磅，僅足以免死於飢餓和
有兩套衣服穿罷了。

巴美娜：我願意和您一起忍受任何困難。這不是空口講白話。除了您的愛情之外，我什麼也不需要。這您是清楚的。

費連克：除了您的愛情之外，難道我還需要什麼嗎？也許，每星期五磅的收入我們能夠過活了。雖然不好，但總是能過。我發奮一年兩年之後，終於會出頭的。您相信我嗎？